

梅森探案系列已被翻译成 28 种文字 全球销量超过 3 亿册
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

Perry Mason

T 图文版 法，庭 推 理 小 说
uwenban

梅森 探案集

[美] 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
ELER STANLEY GARDNER

奇怪的合同
独眼证人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梅森探案集

Case of the Blond Bonanza by Erle Stanley Gardner
Copyright the author's Estate c Bethel Gardner & Grace Naso 1934

c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文化艺术出版社
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& Licensing International, Inc.
on behalf of Thayer Hobson and Company, USA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

Case of the One-Eyed Witness by Erle Stanley Gardner
Copyright the author's Estate c Bethel Gardner& Grace Naso 1953

c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文化艺术出版社
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& Licensing International, Inc.
on behalf of Thayer Hobson and Company, USA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

奇怪的合同 版权登记号:图字:01 - 97 - 1726 号

独眼证人 版权登记号:图字:01 - 97 - 1716号

刘兰芝 吴力励 译
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著
美
^
V
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)电话:010 - 64813342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黄坎印刷厂

*
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4.5

字数 360,000 印数 3000

2003 年 4 月新版第一次印刷

ISBN 7 - 5039 - 1668 - 0 / I. 725

定价: 48 元

奇怪的合同

齐兰芝／译







1



佩里·梅森律师的机要秘书德拉·斯特里特小姐在她的姨妈家里度两周假。她姨妈住在波来罗海滩。梅森律师刚刚去圣地亚哥与一位当事人谈话，驱车回家对路过此地。正赶上是周六，阳光明媚，天气非常好。在德拉·斯特里特小姐的再三劝说和梅艾姨妈的热情邀请下，律师终于决定在波来罗海滩逗留一下。

德拉·斯特里特说：“正好，下周一早上我可以搭你的车回去上班。”

“是为了搭车方便呢，还是你们俩串通好了逼我在这儿度周末？”梅森问。

“就算两者皆是吧，”德拉说，“谁不



知道你是个大忙人，可再忙也不能把周六和周日都搭进去啊，要劳逸结合嘛。想想看，姨妈已经为你准备了一桌诱人的鸡肉汤团宴，这里的海滩上到处是身着泳装的美女。这还不算，我还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呢。”

“现在什么秘密也吸引不了我。海浪、沙滩、美女、佳肴，有什么能比这更诱人的呢？法律业务枯燥索然，办公室的空气令人窒息，读那些干巴巴的法律文件真没劲。反正我今天是打定主意不走了。”梅森说。

“这么说，你对秘密不感兴趣了？”德拉眨着眼睛俏皮地说。

“不，我是说你找到了合适的理由把我留下来。至于秘密，不过是洒在蛋糕上的糖浆——起个点缀作用而已。”

“快去换泳裤，半小时后沙滩上见。那时我再给你透露这个秘密。”她说。

“是关于有生命的？”

“有生命的。”

“两条腿的还是四条腿的？”

“两条腿的。唉，你就甭打听了，反正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

“好，20分钟后见。”梅森说，实际上他只用了18分钟。

他远远看见德拉四仰八叉地躺在沙滩上的一把大遮阳伞下。

“说吧，什么秘密？”他边问边欣赏地打量着她那晒得发黑的身体。

“该来了呀，”德拉开口道，“已经快中午了……哎，你肚子饿不饿？”

“实不相瞒，我肚子早就饿扁了，”梅森说，“不过想到你姨妈那鲜美的鸡肉汤团，我觉得还是留着肚子好。”

“要不你先吃点儿东西垫一垫吧——哎，等等，她来了。”

顺着德拉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位身材窈窕、金发碧眼的女人正沿着海边的湿沙带款款走来。

“看见了吧？”她问。

“看得一清二楚。”梅森说。

“瞧，那两条腿我没说错吧？”

“的确是除你之外海滩上绝无仅有的两条腿。我猜你的秘密肯定是因为她为什么总是一人独行？”

“只猜对了一部分。我们把东西放在这儿，跟在她后面走走怎么样？”

“东西放在这儿没事吧？”

“这儿是私人海滩，我反正从未碰到过麻烦。毛巾、浴衣、拖鞋、读物什么的从未丢过。”

“那就走吧。”梅森说。

“那女人绕道去小餐馆了。”德拉说。

“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跟着她。那是一家专为洗海水浴的人开的快餐店，室外的。这下你可以大饱口福了。”

“怎么个付费法？”梅森低头看看自己的泳裤问。

“要是登记住了旅馆的，签单就行。如果没登记，只要是海滩俱乐部成员也可以签单。”

“你可答应我要给我透露秘密的。”梅森说。他们向餐馆走去。

“咱们可要说清，我答应的是给你透露秘密，可不是给你介绍姑娘。”

“这难道有什么区别吗？”



“当然有区别，区别大着呢，就像‘犯罪事实’和尸体。你曾多次讲过：一般人都以为凶杀案里的‘犯罪事实’就是尸体。可实际上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说过‘犯罪事实’指的是犯罪的主体事件，而不是受害者的尸体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你给我透露的只是秘密，而不是秘密所包括的人。”梅森说。

“你总算弄明白了。”德拉说。这时他们已经走进餐厅，“不过还有一点，我留心观察她有 10 天了，发现她始终孤身一人，无人陪伴。仅这点便可说明她不是那么简单。”

“你这个秘密还包括什么内容？”梅森问。

“你看她的身材如何？”

“无可挑剔，十全十美。”

“你以为她是减肥才保持了身材？”

“有人说身材和噪音是女人生活中最要紧的两件事。”

“此话有理，”德拉说，“你看，她坐在那边一个座位上了，你再过来点儿就能看见她了。注意看她怎么点菜，有些事会让你吃惊的。”她提醒道。

梅森和德拉要了烤火腿三明治外加咖啡，身子靠在防水垫上，边吃边向那边看，几分钟后那个金发女郎面前端上来一杯像牛奶似的饮料。

“她在过份地节制食欲。”梅森说。

“告诉你吧，那是一种半奶半乳脂的饮料，”德拉说，“这个信息我是从服务员那里得到的，你再接着往下瞧，好戏还在后头呢！”

穿着泳装的金发女郎把那杯液体慢慢地喝了下去。服务员又端上来一块咝咝作响的牛排、法式炸薯条和一盘沙拉，上面浇



着冰淇淋的苹果派，还有两块糖。

“我猜那两块糖是防备不到吃饭时间就饿的。”梅森说。

“你不知道，她4点钟还要回来吃茶点的，”德拉说，“她要吃一个巧克力圣代、一块大蛋糕，还要喝一杯巧克力奶。”

梅森好奇地挑起眉毛说：“我觉得你的兴趣是不是有点儿太过份，操心得太多。”

“我还算多？我只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”德拉都快喊了出来，“告诉你吧，我买通了服务员，他们都在厨房里对此事议论纷纷。他们把她每天食用的卡路里加在一起一算，你猜怎么样？拿到好莱坞一说准会把人吓死的。”

“她是为了把身材保持在合适的水平？”梅森问。

“确切地说不是保持合适的水平，而是让体型横向发展。等一会儿她签完单你再看她还干什么。”德拉说。

金发女郎吃完甜点，签了单，拿起两块糖向入口处走去。人口前有一个很大的地磅，带一个大刻度盘、大指针。她在上面站了好一会儿。

德拉说：“在最近的8天里她的体重增加了近7磅。”

“你一直在观察着她？”

“是的，而且让我吃惊。这姑娘好像在拼命地增加自己的体重，并且效果显著。”

“她这么做有多久了？”梅森问。

“听服务员说大概两周左右。”

“这条信息不会是白来的吧？”梅森问。

“是5个美元换来的。”

梅森沉思地说：“这的确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。”

“你不是也看见了吗？”德拉说。这时金发姑娘离开地磅穿门



而过。

“现在她该干什么去了？”梅森问。

“她在沙滩上有一把大伞，现在她该躺在下面，打打盹看看书什么的了。”

“她不活动活动？”

“哦，是的，活动会使她增加食欲。不过，梅森先生，看来你那男性眼光未受过专门训练，因此欣赏不了这种现象：你看见她的泳装了没有，紧绷在身上，已经不能再撑了，随时都可能有撑裂的危险。”

“这些事你对姨妈讲过吧？”梅森问。

“我跟她提过两三次，她昨天还和我一起到海边来亲眼看了看。”

“姨妈不认识她吗？”梅森问。

德拉想了想说：“我觉得姨妈认识她。姨妈脸上总是挂着文雅的笑容，对人随和。我们在餐馆用餐和在伞下休息时，她总戴着一副深色墨镜，似乎不想让金发女郎认出她来。”

“但是她没说过什么吧？”

“没有。她这几天一直忙着准备她的鸡肉汤团和菜点什么的。”

梅森签了单转身对德拉说：“这里面好像有点儿文章，有什么不愿公开的秘密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可能是什么呢？”德拉说。

“她是不是总是一人独行？”

“她拒绝和海滩上那些色迷迷的男人来往，能做到这一点可并不是件容易事。”德拉强调地说。

“这么说，你就不能完全做到这点？”梅森打趣地问。

“我只不过是在拒绝时表现得不够坚决，但是我让所有这里的人人都知道，我把周六和周日都留给了你。”

“显然你已经夸下海口能让我留下来。”梅森说。

德拉笑了：“你也应该为我想想嘛，梅森先生，你要是不来，我这一下午真不知道该怎么过，晚上也没人陪我跳舞了。”

梅森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浇着冰淇淋的苹果派，巧克力奶……我看这里面一定有点儿问题。德拉，一个正在发展下去的身躯已经把定形的泳衣撑得快要裂开了，这事不妙啊。”

“我们干脆在这儿设一个海滩办公室算了。”

“我想我们的当事人还不会把事情弄到那份上。”

“当然，泳衣虽有弹力但也有限，裂开怎么得了。”德拉说。



②



梅艾·柯尔比姨妈热情洋溢地迎接佩里·梅森，“这么长时间不见，我以为永远也见不到你了，”她说，“你把德拉也弄得总不着家，一年四季忙个不停。”

“是啊，姨妈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又是几个月过去了。我们忙完一个案子又接着忙另一个，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。”

“你们还是悠着点儿好。人都是肉长的嘛，哪个经得起这么折腾呀？快请进，里面请，我这儿还有位客人要拜见你呢！”

德拉站在门口，梅艾姨妈一边把梅森往屋里让，一边挤了挤眼说：“让我来



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黛安娜·爱尔德小姐，这位就是佩里·梅森先生。”

一个年轻姑娘站在窗边，她就是下午在海边见到的那位金发女郎。

她朝梅森伸伸手迷人地一笑说：“能认识您真是荣幸之至。久仰您的大名，早想有机会亲自拜见您一面。今天多亏柯尔比太太搭桥，她真是个热心人。”

梅森瞥了德拉一眼，见她摇了摇头便说：“你过奖了，爱尔德小姐，荣幸的是我。”

黛安娜·爱尔德说：“上周我在沙滩见到您的秘书，但却不知她是谁，我这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她漂亮出众，气质不凡，大家都以为她是——”

“得了，黛安娜，让我们大家都自惭形秽的是你。”德拉说。

梅艾姨妈说：“好了，现在我们大家去喝点儿上等的马丁尼酒，然后再吃饭——鸡肉汤团。”

黛安娜说：“这里的人人都知道柯尔比太太的鸡肉汤团，它们几乎与梅森先生一样赫赫有名。”

“想吃吗？”德拉问。

“还用说，我早就垂涎三尺了。”

他们俩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。

喝完酒，趁还没有入座吃饭，梅森把德拉支到一边小声问：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圈套还是陷阱？”

“我看都不像。不过是姨妈想让我们吃一惊罢了。她知道我对黛安娜感兴趣，她又和黛安娜有交情，所以就把她请过来了。”德拉说，“梅艾姨妈考虑问题一般还比较周到。她知道这里好多人都想见见你，但是你来这儿吃饭时，她从不请外人，这次是例



外。”

“有什么发现吗？”

德拉正想说什么，梅艾姨妈说话了：“来吧，你们二位。你们谈业务也好，谈情说爱也好，总不能饿着肚子谈吧。过这边来坐。佩里，你坐这儿，德拉，你坐那儿，黛安娜挨着我。大家都别客气，想吃什么就自己动手吧。”

半小时后，他们吃完了热馅饼和咖啡，德拉拍着肚子说：“哦，真是太好吃了，姨妈。不过我担心我这下子起码增加了一磅半体重。”

“我也是——不过这正是我希望的。”黛安娜说。

梅森抬了抬眉毛。

过了片刻德拉问：“你为什么希望如此？”

“是的，因为我正在努力增加体重。”

德拉朝她的身上看了一眼，黛安娜不好意思地笑了说：“有些事我不便说，我知道你们会不理解，认为我哪需要增加什么体重，可实际上，我，我不得不再增加4磅。”

“你不是打算改行当角斗士吧？”德拉说，“哦，黛安娜，玩笑归玩笑，话说回来，我确实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梅森的眉毛挑起，也做了一个无声的提问。

黛安娜脸红了，她说：“我不知该从哪儿说起，这件事，哦，真是对不起。”

“不是我们好管闲事，”德拉说，“但是既然你已经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，就不妨让我们满足一下吧。况且我最了解我的老板了，他的好奇心一旦被勾起，就像大楼里的白蚁一样会啃得他六神无主，不得安宁，不弄个水落石出不会罢休。如果不保密，你就讲一讲吧。”



“这确实是属于机密范围的，我本不想把它说出来，”黛安娜说，“不过我了解柯尔比太太为人，她嘴很严，从不说长道短的，这是她为人的一大优点。至于你们，一个是律师，一个是律师秘书，更不会把这事拿出去乱讲。”

“那就快说吧。”德拉催促道。

“事情是这样，我要当新潮时装模特儿了。”黛安娜说。

“新潮时装模特儿？”德拉问，黛安娜顿了一下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“这事乍听起来有些荒唐，”她说，“但是，对增加的体重我会得到报酬，并且……怎么说呢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等等，”德拉说，“说白了就是你增加体重就有人付你钱，是吧？”

“是的，总共要增加 12 磅。”

“有时间限制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还有人付钱？”

“对，是一些设计家。这事听起来是有点儿离奇……我也不知该从哪儿说起。总而言之，有些服装设计大师认为现在大多数人都赶时髦，追求身材美，所以就拼命减肥、节制食欲，其实这种现象是违反人的天性的，他们认为如果人们不太理会节食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随心所欲地生活，生活就会更轻松、愉快。

“当然，有些人是天生肥胖，我的设计家也不喜欢那种体形。他们希望的是——拿他们的话说，是体态丰满的年轻姑娘。太瘦的人要逐渐增加体重，等增加到合适的程度时，再穿上他们设计的新款式服装。等我增加到合适的体重时，他们还要给我拍模特儿照，让我上电视、拍电影，广为宣传我，我将成为一个新潮



模特儿，领导服装新潮流。

“你们知道吗？时装表演会上的那些身材苗条的名模儿，她们穿着各式时装扭着杨柳细腰在台上表演，可台下的那些观看表演的女人们却个个几乎都比模特儿们重 20 至 30 磅。

“我的设计家们让医生给我做了检查，医生说我再增加 20 至 30 磅同时仍保持腰围和身材基本不变没问题——他们还说，要努力创造一种曲线美的时装，反映出女性的……哎呀，我说这些干什么？”

黛安娜突然用手捂住涨红的脸说：“我说这些是不是太离谱了。”

“没什么，”梅森说，“我很感兴趣。我觉得这事还挺深奥的。你刚才说到了你的设计家，是个时装公司吗？”

“其实，我也不知道设计家是谁，我只是通过一个代理……按合同规定，这件事我对谁都要守口如瓶的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。”梅森说。

“你的体重增加了吗？”德拉问。

“当然了。其实最近 5 年内我一直都在注意节食，认真节制每一卡路里的摄入量。但是现在好了，我可以放开肚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的胃口已经好到非吃不可的程度。增加体重没什么难的，难的是当我增加到一定程度时能否控制住饮食。我担心我会控制不住再超标了。”

梅森说：“其实，你的体形已经让女人们都羡慕了，你具备了让服装商能卖出新潮服装的体形。”

“没错，推销新潮服装正是这件事情的目的所在。他们就是想大批推销这种时装。他们知道女人们其实都不愿意忍饥挨饿地节食保持体形，而像我——换句话说，如果能发现一个合适的

模特儿，他们就能开创一种新潮时装，就能赚大钱。”

“于是他们就发现了你，”梅森说着举起盛咖啡的杯子，对着有些窘迫的黛安娜笑着说，“来，黛安娜，为你的成功干一杯！”

15分钟后，梅森把德拉拉到一边说：“德拉，黛安娜的这件事有点儿不大对头。她说过还有合同，肯定是书面的，可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儿，我不忍心看着她就这么把自己的身材给毁了。这样，我找个借口离开，你留下来找机会好好和她谈一谈，你们女人对女人总是好说的。注意多套点儿有关合同的情况。你在律师事务所也干了这么久了，只要能弄到那份合同看一眼，就会发现一些问题。”

“要真的因为增加体重就能挣钱，那她的生活可就太理想化了，她会乐坏了。”德拉担心地说。

“如果没有突然嫁祸于她，就先让她继续生活在理想中，保持曲线美吧。”梅森说。

德拉笑了，“增加体重还不容易？想增加很快就增加了。但是要减轻体重却不那么容易了，甚至会很痛苦。到底是谁想要她这么做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为什么有人要签这样的合同？”

“黛安娜和你姨妈是好朋友，我们要帮帮她。这事我看先这么办吧！”梅森说。